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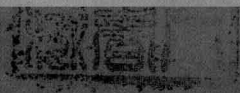
谢春池知青文集

走向人道



走向人道

谢春池知青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人道 谢春池知青文集/谢春池著. - 国际华文出版社, 2010.5
ISBN 978-0-644-41500-2

I. 谢… II. 谢… III. 知青-作品集-国际华文-当代 IV. 214
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90 号

责任编辑: 诗 烨

美术设计: 叶 挺/胡 洋

书 名	走向人道 谢春池知青文集
作 者	谢春池
出版发行	国际华文出版社
印 刷	奔驰艺术印刷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772.35 千字
印 张	27
插 页	1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0-644-41500-2/I · 119
定 价	RMB:50.00 元 A \$:35.00 元

地 址 (1800)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
中国联络 (361005)厦门市顶澳仔 12 号 067 信箱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代序一：

永不绝望,永不放弃

——中国知青谢春池印象

岳建一

2000年夏季一日,你来京聚叙,小酒一酌,竟至半夜,虽然斟饮不多,却是极尽开怀,宏议滔滔了得,风尘、云尘、红尘,时弊、世弊、史弊,似有万千气象聚来,雷电满桌,风是雨非,今凉昔炎,你不时浓眉竖起,声色俱厉,尤好挥手、劈掌,伴以锐识迭出,直到店员怯怯催促,我们方才悻悻相视,悻悻握别。是年秋日,你来信说,那一夜深谈令人铭记。其实,尤令我铭记者,便是你握别时网有血丝的眸子,亮极,目光坚硬极处,却是过于柔软,其中还有难易觉察的吁嗟、怅怀和孤独,尽管稍纵即逝,却是令人心疼。因为读懂,于是不忍深望,因为读懂,深知这些不意而意,来自心灵深处未肯示人的一隅。我知道的,你刚介骏爽里深深裹着一颗怎样的嫩柔。我知道的,你来自贫门陋巷,流徙如蚁;来自血雨腥风,万劫不复;来自深远辽阔的历史伤口底部,来自灵魂伏在肉体上的唏嘘,历尽愚弄、歧视、苦涩、恐惧、迷茫和精神屠戮,虽说人间已是俯仰百变,依然天真诚一,未冷刚肠,始终苦胆忧诗、忧民、忧世,心懔懔而怀霜,志渺渺又临远,只是,你未曾想过,最应尽心呵护者,便是你的一颗嫩脆,你的道似无情却柔情万般的自己。

你之柔情,太拗,太挚,在魂,在骨,在血脉里的不息流响。

你之柔情,太藏,太深,在刚介,在率真,在宁可孤独,绝不苟同。

你之柔情，在文字化为生命，在殚精忧己浅，在劳志苦心深，你呵。

以后，通讯时有，只要彼此握起电话，依然滔滔了得，依然风雨雷电不竭多是你说我听。我早已习惯你的坦率惊人，偶起交锋，也是各拥金鼓铁甲，各知笛里军心，虽有回合，未见流矢，彼此胜不乱阵，败无失威，于是，我再又懂了，唯你以此方式，隔着千山万水，寄托对朋友的绵远思念挚情。是的，我读懂久已，没有说过。你守护铁甲，守护本真，守护文学天良，守护一个中国知青难以释怀的精神担当，刚外柔里，任凭时与年驰，不曾日去，故而，你鄙薄文凭，漠视职称，耻谈官位，不意高薪，不辱使命。你埋头厦禾老屋，自辟时空，行文行韵不止，有泼生命苦汁，有袒灵魂底色，有吁文化觉醒，有觅人性尊严，有挟刑天气概，有击红夜沉钟，一任诚透纸背，一尽心灵所及的宽广、深邃和高度，冬去春来，无论时运怎样无常，世事怎样迁移；无论文学生态危机怎样日重，文学人格熔化怎样日深，无论滥情、矫情、色情、煽情正在怎样成为文学生命的真理，怎样吞噬精神无限向上的可能，你终始一契，相与肝胆不移。文学于你，永远深邃、丰富、恢廓、博远、神秘，不可企及，使你细腻、敏感、浪漫，使你柔情似水、私心痛彻、怀义刚烈，使你心存敬畏于灵魂最是干净一隅。正是这幢老屋，不过灰窑改建，窄小低矮，仅才三十平米，曾经共住你们家十多人；床不够睡，便打地铺，饭桌太小，将就挤着，没有电灯、厕所、澡间、自来水。你出生于斯，深爱于斯。据悉，母亲生你坐月子时，几乎日日稀粥豆豉，难能吃上干饭，偶尔做得，竟是烧成焦糊；你和全家忍饥挨饿，老老少少，却彼此经常相让稀粥；因为节省，你长年赤脚上学，不舍穿鞋，直至寒冬腊月；因为穷得没有雨伞、斗笠，你出出入入，雷里雨里，从来淋得浑身精湿，母亲心如刀割而又万般无奈；母亲做得一碗西红柿熬成的咸酱浇饭，竟使整个家开怀。老人家就是这样，一粥一汤不易，半丝半缕珍惜，辛勤一生；你偶得一片饼干、一颗糖果，胜过节日一般，身心快乐；你从这里出发，下乡闽西，带走父母多少牵肠挂肚；你在这里，泪眼怔怔看着母亲呼吸弱去，直至消失，那是一个热得冷彻肌骨的凌晨；从此，爱读书的父亲时倚门前，扶墙孤望，孤望街巷，孤望人流，孤望晨曦、午日抑或晚霞……你深知父亲孤痛难言，一襟襞积从此谁诉与？你尤其是知晓，父亲不过曾经执业警察，养家糊口，从此陷入苦海，殃及一生，直

至株连家族。两党交锋,各执主义,各领神通,各称深刻代表百姓,何以祸及无辜,殃及善良、正直、本分的父亲?这间老屋,多少危难四伏,多少夜半惊醒,多少相濡以沫,多少伤怀吁嗟,多少别离剜心痛,多少执手欲语声凝噎。老屋,蜗居四十余年的老屋,是你灵魂栖地,是你生命背景。然而,你更加辽阔、浑融、深邃、浩瀚生命背景,便是那个年代横亘在整个民族之上的神话般贫困。我曾经编辑《辉煌的幻灭》(作者:康健,中国出版社出版1998年)一书,有着翔实述写:举国响应号召,一边争报粮食天文数字高产(最高声称亩产粮食824500斤),一边高呼“赶英超美乃平常”,是时,饿死国人数以千万。问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如此旷世饥饿,惨绝人寰,何曾有之,足与天地参矣!人们(河南省遂平县一带)饿得吞食树皮、草根、谷草、棉絮、猪食、鸟粪、虫子、老鼠、玉米芯、豆毛子……饿得浑身浮肿,头大如斗,皮肤紫黑,双眼难睁。于是,人们偷粮食、牛料、猪食,男女老少皆偷,一经查出,游街、批斗、吊打、鞭刑……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人们四处逃荒,流落他乡。于是,死亡瘟疫一般蔓延,竟至无数村庄十室九空。贫困,常常使人志短,尤其是这样的贫困,曾令多少众生自愚自贱,自弱自痞。然而,贫穷经历之于你,是心智开启,是恪守尊严,是对生命背景本质追问乃至本真还原,是精神资源不竭,是笔挟风雨而来而去,是文学语言磷光闪闪。就是这样,你在这幢老屋夜以继日,撰写大量作品,阅读大量来稿,编辑一期一期《厦门文学》。难怪,你称老屋文学圣地。由此出发,你前后忙碌四十年余,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才溪世纪梦》、《崛起的圣地》、《那条江和那个城》,长篇散文《最后的母校》,散文随笔集《岁月的隐秘》、《寻找那棵橡树》、《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海山之献》,报告文学集《惠东女人》,中篇小说集《喷薄欲出》,长诗《厦门:永远的恋歌》、《同名故事》,诗集《请听我哭声响亮》、《握住生命的圆满》、《我的宗教是春天》等等,计字一千万余,并且主编知青图书二十几部……你以中国知青一代罕见的坚韧辛勤,同芸芸苍白生命区别开来。

我窃以为,你之全部作品,首当重要乃是长篇散文《最后的母校》。2000年9月26日,你由厦门寄来该作。其时,我正在北京,忙着编辑《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读得断续,看完已是满城萧瑟,枫叶殷红,感觉字里行间尤

是殷红一片,红得炫目而又惊心!我读到的,是一如闪电击亮的不堪历史,是时间的真相,是红色昼夜、红色恐怖、红色蒙昧、红色雷暴酿造的旷世红色荒诞闹剧,是回归汉语天良的自由述写,是原色原质,是烛照自我曾经愚忠、盲从、迷信、丑陋乃至疯狂的义无反顾,是突入反人类风暴深处的民间亲验力、亲省力,是心壁殷红滴淌的淅淅沥沥,是根植于精神血肉的担当,一览极苍茫。你呵,不讳其痛,尤是不讳其耻;不讳自己由良民而愚民而暴民而游民本真行迹;不讳自己既是受害这场浩劫又是极其盲目、主动、狂热参与浩劫;不讳自己曾以高悬的现代个人迷信是尊是从,不辨伪善其表,尤是不辨虚假、荒谬、僵化、邪恶、苛酷、狭隘、阴鸷、暴戾、帮痞、无赖、浮薄、滑稽、猥琐而又妄自尊大其里其质,放纵自误,派同伐异,派异伐同,以暴易暴,以恶抗恶,只讲敌我,不论是非,沦为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你愧深痛陈,全国盲从,知青一代尤其盲从,自己就是其中最盲从者之一。大串联时,一路吹着他人口琴,宣传《十六条》,取革命经,燃革命火,陷身盲从风暴而又参与制造盲从风暴,即便途中初恋,定情之物也是领袖像章;年仅16岁,便成为造反派最为重要写手,学会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贴大字报,绘制统帅画像,曾经精心制作如是标语:砸开厦门独立王国的大门,迎进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直至参与武斗抢枪,赳赳昂昂;甚至质问父亲,为何当年没有参加革命,反而当了国民党警察,害得家人尽受歧视,致使父亲伤心伤痛不已……我不知道,直面自己曾经的丑陋,需要怎样的良知、勇气、创深痛巨,需要怎样的自省意志、诚实品格乃至卓然不群之境界。苍苍可鉴,你分明是以脐脂自燃,引炽我辈我族忏悔之炬;是以一苇航之,引千帆凌万顷之茫然。

你还记述一位美丽女生,年仅19,在武斗抢救伤员时中弹身亡,另一女生悲慨赋诗:“啊,我想起咱们最后一次分手,临走你把学习李文忠的文件随身带去;啊,我看到你最后一篇日记:要踏着烈士的鲜血,把革命进行到底……没有丝毫恐惧,没有半点犹豫;你年轻的生命,射出千道光华,泛出万种瑰丽。”日与年与,光华何在?瑰丽几许?甚至赋诗女生完全忘记曾有此诗。庄严闹剧乎?滑稽悲剧乎?不忍卒读,多少如花似玉一般生命,便是这样注销灵魂,成为现代个人迷信代价,太过惨烈、深重,重如一声长长的叹息。诚如

你在该著之中所言：“他们的死，是‘文革’闹剧中的悲怆，我们对他们的遗忘，则是人类劣根的遗传。”

生死两界，大凡过来人们，几人未为现代个人迷信付出代价。

正是蓄意制造的现代个人迷信，致使举国愚忠浩浩，盲从噪噪。

正是蓄意制造的现代个人迷信，致使我族奴性臻于极境，亘古不有。

正是蓄意制造的现代个人迷信，致使我辈人人诱入灵魂屠场，又人人争先恐后挤进灵魂屠场，自觉地自我屠戮，又尽心尽力屠戮他人；致使我们民族一边承受红色浩劫，度日如年，一边对浩劫趋之若鹜，不惜赴汤蹈火；而这场浩劫实质，便是我一再所说——还将继续陈说下去——乃是对我们民族进行精神、文化、道德、伦理上的种族灭绝！至此，莫说夸父精神、刑天气概、精卫风采、女娲气度……即便中华本元文化诞生的一切丰富斑斓的精神、人格、情操特质、博蕴、结构，乃至一代又一代中国布衣创造的诗意人格、心灵大美、绝代风流——曾经达到人类精神价值极限，彻底瓦解，几近绝迹至今。

正是蓄意制造的现代个人迷信，为着一己之私，焚林而猎，涸海而渔，致使整个中国陷入丛林帝国、江湖造反，专制粗暴、粗蛮、粗鄙日深已极，且由专制暴虐基因而专制暴虐习性而专制暴虐哲学而专制暴虐术数而专制暴虐文化及至制度，直至常识劫持，思想凌迟，精神车裂，文化畸变，语言颠覆，人性奴化、痞化、兽化、腐化。

迷信是恐怖、自卑、无知、蒙昧、滑稽乃至排他的产物。迷信从来没有任何悲悯、理性和节制，而现代个人迷信尤具极端排他性，拒绝人类一切最深刻的经验，拒绝认可文化的伟大旨意，拒绝一切高贵理性、情感、精神和世俗逻辑，永远视民主、科学、法制、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为异端，是一种粗俗、躁动、混乱、浅陋、残忍、充满谎言、不够严肃和不够宗教层次的半原始性邪教，不伦不类，是没有精神没有伦理没有真正价值体系的体制之精神，不仅具有浓厚的原始神秘主义巫色彩，且又赋予现代特色的神圣化、工具化、真理化、绝对化和天、人、政、教合一化，此乃一切现代专制世界必经过程、理论源泉和包罗万象总纲、道德核准、奖惩依据，是人类鸦片，是形形色色红色闹剧根源。其时，闹剧导演者如是说过，“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

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还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那个年代,作为集政制权威、道德权威、文化权威于一身者,吐一言可以匡俗正民,动一念能使万物失序,一旦格外伟大,宇宙皆会渺小,如此信口雌黄,使得区区东方古大陆顷刻陷入万劫不覆,参与人斗、派斗、帮斗、权斗、文斗、武斗者,堪以亿计,一时血雨腥风,杀机四伏,万姓以祸,天昏地暗;一时兔惊狗洞入,鸡鸣梁上飞;一时攻如山移战无数,但见红旗蔽日舞,四海苍生哭未敢,谁问乾坤贫到骨!其时,更有红色龙子凤孙,何其激情澎湃。他们声称解放全人类,埋葬地修反,消灭贫富差别,打倒地富反坏右及其一切有产阶级。他们遵奉“革命是暴动”、“与人斗其乐无穷”圣旨,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壮志颠覆常识与伦理,颠覆中国和世界。他们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帜,划分黑红五类,制造新的人种歧视、贱民阶级乃至无数冤案。他们振臂慷慨悲歌去,万众紧随共呼来,声震天地:“杀!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蛋,杀!”“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巴罗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红旗插上白宫顶!”“待到解放全人类,饮马泰晤士河!”“投身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40年倏忽过去,他们没有解放全人类,唯是解放了自己。他们每一毛孔尽皆透着铜臭乃至权腥,成为超级有产阶级,学名权贵阶级,将贫富差距拉大到神话境地。他们当年慷慨悲歌之曲,时称红歌,仍在刻意倡导流行,与之例行的形形色色红色空话、谰语、导论、谎言一起,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悠兮游兮而来而去,不过,内中所颂个人迷信,正在成为东方传奇乃至世界笑谈。他们的红色龙子凤孙极是了得,一掷万金,美、英、法、俄到处可见留学、抢购豪宅乃至奢侈品身影。40年倏忽过去,腐败铺天盖地,竟连阳光都在腐烂,已经成为浩浩国家景观,成为某类集团灵魂,成为某种核心利益,某种砥柱中流,甚至某种精神光芒。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一如重庆知青王康先生所言:“没有哪一个社会像中国社会一样,还有那么多善恶是非没有分清,那

么多冤魂亡灵没有瞑目,那么多孽债未偿,夙愿未了,壮志未酬;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仅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前途;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几乎从来不属于自己而只有肩扛时代的十字架往前走……我们已经反复被培养,被利用,被出卖,被贬斥,被边缘,我们很可能是绝对过渡性的一代,连‘嚎叫’、‘垮掉’、‘颓废’都说不上。如果这样,我们这一代就是特别可悲特别可耻的一代。这不是天命,只是人意。”40年倏忽过去,坦言自己曾经参与人斗、派斗、帮斗、权斗、文斗、武斗者,计千万而不有一。40年倏忽过去,四顾寂寥,“文革”历史一片荒芜,罕有凭籍。我们民族集体善于遗忘历史,勤于规避真相日深。真相缺失,如此横绝万事历史必成巨大空白,遑论变历史不幸为民族复兴巨大资源,而以不讳其耻述写亲历填补历史空白者,茫茫中国,天高地迥,不过老鬼、鲁礼安、任国庆与你数人也!你之述写,简隽、质感、澄明,自然力般行云流水,一种坦率、执著、令人颤栗的诚实跃然纸上,深衷浅语,直抵当年真相,试摘几段:

汽笛凄响,数千人武斗开始,自己见红旗挥舞,毫不犹豫沿木梯冲向前去。

想起自己就要像巴黎公社战士那样,为无产阶级而战,内心一阵激动。我戴上藤帽,操起木棍,站在前列等待。其实,中午时分已经打起来,造反楼后山上,促联好几杆小口径步枪对着造反楼窗户射击。此前,厦门地区武斗一般施以拳脚、木棍、石块,最狠的是刺刀了,此刻,五老峰下清脆枪声使武斗升级。一批批促联们开始攻楼……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我毫不犹豫地冲在前面……我站在门口,望着被押出来的厦大革联学生们,好像望着望着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官兵。

武斗造成两派人员伤亡几近百人。

这一仗,革联死了好几个人,其中据说有集美的侨生,他们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求学,因而将“文革”当成圣战,其投入比起我们十倍的执拗。

我参加过一回,那是到鼓浪屿龙头山的一个解放军营部,我们的人蜂拥而上,见枪就抢……抢了几条枪,不够用,就在工厂里制造。连中学也试制炸弹,六中红卫公社女生雷彩凤就是在试制中不慎引爆而殉命的,我为此作了《七绝·悼雷彩凤》:“彩凤翔云上九霄,精神不朽化狂飙,人间一曲悲且壮,红日青松战旗飘。”

革联有一辆装甲车,陆地打仗,无坚不摧。

你深自长叹:我辈这是为了人的禁锢去相互摧残啊!你在文中深切坦诚:我确实就是北京知青岳建一刻划的那种人——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过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我们深信“从此站起来了”,却唱诺着“万寿无疆”跪了下去。我们放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却“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于”“大救星”。我们曾以整个生命,向往“砸碎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而砸碎的只是青春、希望、天赋人权乃至最卑微的生存尊严,获得的竟是沉重的精神锁链。“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除了闹剧过后留下的精神废墟,我们确实已经一无所有。你深痛说道,知耻而后勇,必须刮骨疗疾。你向伤害过的校长、老师、同学一一诚挚道歉。你重新凝视自我,凝视一个一个红色幻想,凝视曾经的愚昧、愚忠、愚顽和愚妄,凝视失明的灵魂以及灵魂的处境,凝视自己血脉的流向。你以拒绝矫饰、圆通、切割和统一,担当起记忆的血性。你以拒绝囚徒夸耀自由、冤魂赞美屠夫式的麻木、卑琐、无耻,担当起记忆的天良,更以滴血的文字,还失去精神的历史以精神。

你之拒绝成为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因为这是人种深刻腐烂的开始。

“就像未来在过去中成熟,过去也这样在将来中腐烂。”(阿赫玛托娃)

无论成熟,抑或腐烂,过程太过悠久,夜更长了,每笑荒台败叶,寒飙又 come 去,形无不摧,千劫尤深里。可以想象,《最后的母校》不有可能获准正式出版。《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也于问世 11 种后遭禁。其实,当我自期

丛书深入人类精神真实处境,以巨大心理容量、历史容量、审美容量、社会生活容量,为我们民族从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生理学乃至地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动物比较学……研究那段旷古不有历史以转化为文化复兴能源提供微不足道的准备始,已有如是遭遇之准备的准备。一如你从未问及该著出版情况,我亦从未诉说该著推荐过多少出版单位。我知道的,你自撰写该著始,应亦有如是之准备的准备。我们都有如是之准备的准备。你深知我,一如我深知你。我们都不年轻了,但是,我们永不绝望,永不放弃,因为我们共同坚信我们民族尚存的底色,共同感受得到民族血脉深处涌动的阳光哗哗流响,不死而生生。我们知道,人类命运,本质乃是精神历史;人类历史,本质乃是文化过程;一如江河行地,不为尧存,不因桀亡,何以能枉其实。我们同是知青,虽然渺小,却是有幸其间,同以生命精华,相许编辑职业。我在北京,你在厦门,尽管经年不见,却是偶有电话交流,每谈文稿、创意、栏目、设想,彼此滔滔不绝。我深知道,执业编辑,不仅是你一种精神能力,更是你一种信念指向。你对我说,从一点实事做起。我对你说,从一点累进做起。你懂得我,一如我懂你——刚介深处裹着嫩柔——披肝以义,沥胆以道,呕心以责,倾情以恤,大柔者也,至刚即是。

你勤于办刊,情系《厦门文学》,乘坐公交汽车上班,途中数十余里,乐此不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说至少变为七百三十天使用,让生命铿锵起来。于是,赤膊上阵,蓝墨水红墨水用尽一瓶又一瓶,夏季太热,有时竟然一饮数瓶藿香正气水,再又忘情劳作。你置身稿件与稿件、疲倦与疲倦之间,苦心耕耘未已,不诱于誉,不恐于诽,远离绝对意志,自辟一方境界,营造独立、多元、生动、开放期刊气象,可谓无间身手,有意求索,以刊载道,其大矣哉。每每接到你寄来的《厦门文学》杂志,读之难禁感叹,从栏目到文章,生气远出,时有机杼独出,精神气血皆具,尤见一种博远爱愿,弥漫其间。

你以与《厦门文学》同龄之躯,创造该刊最为经久的辉煌,时为罕见。

由你组织,厦门知青几乎每年举办大型活动。你组织《厦门文学》知青文学专号。你组织知青图书《告诉后代》、《震撼与反响——我们和〈告诉后代〉》、《命定——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影集》。你组织千名知青文艺活

动。你组织多次大规模知青重返农村。你组织知青文化周、文化年。你深入寻访闽西龙岩、上杭、武平、永定留守知青，撰写长文，四处奔走呼吁，为之解决生活困难、子女安顿。你组织厦门知青书画沙龙、文学沙龙、摄影沙龙和艺术团，创办《知青文化报》、《厦门知青文学报》、《厦门知青读书报》、《厦门知青艺术报》，举办征文、稿评、讲座、研讨、画展、联谊……你就是这样，不知疲倦，精诚不渝，经年如一，做着你所谈一点实事。

你曾说过，你是一个永远的知青。

我亦说过，你是真正的知青义工。

去年年底，你组织中国知青诗歌研讨会，我应邀前往，亦即十年之后首次再见。

你没有显老，依然是你，眸子依然亮极，目光更见坚硬，精神矍铄，似乎永不疲惫，台上演讲之时，依然喜好挥手，依然用力劈掌，依然锐识迭出；我稍自拍下一组尊照，是为珍存。我们聚叙，小酌，自是万千气象又汇来，依然雷电满桌。你格外忙忙碌碌，见之实在不忍，毕竟花甲之年呵。

离别之时，我们握手话别，你说，再见不知又会是多少年呢！

此刻，你坚硬的目光柔不见底，突然，你哽咽了，红着眼圈背转身去，一连迭声：“不说了，不说了……”随即远去，始终不肯回头。

此别又万里，各在天一涯，相将以道，相期以远。

是知刚肠热，荒年共柔怀，永不绝望，永不放弃。

春池，再道一声珍重！

2010年5月15日 匆匆一稿

[岳建一，北京知青，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

代序二：

最早把知青写进历史

——春池印象

任 毅

我认识谢春池已经很久了。

我印象中的谢春池以及厦门知青是最早把知青写进历史中的。早在90年代中期，春池就不断地给我寄来有关厦门知青的读物，一开始是一张、两张；接着是一期、两期；直到这几年，三本、五本、八本、十本似雪崩一样涌到我的案前。我惊奇了，我诧异了。谢春池哪来这么多的精力？又哪来这样雄厚的凝聚力？直到2009年岁末，我应邀出席了第二届厦门知青文化年活动，才彻底明白，这一切都是春池干的。他把一个个早已湮灭在人海里，极其平凡的知青拉进历史，让记忆说话；把早已忘却的往事写进历史，留下厚重的一笔。春池做到了，而且做得是那样彻底。他不厌其烦，不遗余力，不辞劳苦，一家家地修改，一篇篇地润色，于是，我们便看到，一个个当年的知青鲜活地跃然于我们面前，留存在共和国的历史中。

那场极其经典，极其厚重，又极其另类的知青歌舞晚会（即大型行为艺术剧《回望1969》——编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不会想到这场晚会的总策划总导演谢春池默默地坐在前排前面的地板上，平静地看着，倦意写满了他的脸，春池累了……

然而，我看得出来，春池的倦意、春池的累，那都是表层的，那内在的坚毅

和刚强,却深深地藏在他的心中。说不定哪一天,他又会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

上山下乡已经过去40年了,这场运动的主体知青们已经尽力,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缺匮的时代;一个怀疑一切又不相信一切的时代;一个浮躁狂妄的时代;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又总摸不出头绪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知青常常会聚在一起,叙述当年的好困惑。一壶浊酒或许可以使你我暂时忘却心中的伤痛,但,人散酒醒之后,却总有几许惆怅注满心头。这样的时代,能坐下来静心办事的人已经不多了,然而,春池却坐了下来,静了下来,办成了一桩桩一般人无法办成的事,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新中国已经成立60周年了,60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都已盖棺定论了,惟有知青运动没有定论。这当中有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感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40年来,没有人对我们知青说一声:“对不起!”太多时候,却是欲说还休,言及关键处又嘎然而止。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能够看清真实。让我们的心智不再蒙昧,不再被人利用还笑逐颜开。

政治本应该是人的一部分,而人不应该是政治的一部分。不经意间,春池成了这个城市和厦门知青的一张名片,这也许是春池不曾想到的,然而,这却是历史的必然。

曾经天翻地覆,
也曾隔江犹吟;
秦楼已挂晓月,
新尘尚未终绝。

于是,我记住了厦门,记住了春池,记住了所有的知青。

2010年春节于南京南秀村

[任毅,南京知青,《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作者]

- [1] 代序一:永不绝望,永不放弃/岳建一
——中国知青谢春池印象
- [11] 代序二:最早把知青写进历史/任 毅
——春池印象

上 卷 纪实与评论

回 首 篇

- [3] 触摸厦门知青的血脉
- [23] 留给历史,告诉后人
——厦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30 周年回顾与反思
- [29] 知青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当下的事
- [30] 再说知青群体
- [32] 让我们一同“享受”
- [33] 被疼爱的温暖/张 雄
- [34] 插队纪念日感怀
- [36] 我们都要敢于直面历史

关 注 篇

- [39] 寻找最后的知青
——写给留在闽西的 200 多名厦门知青
- [49] 关注底层知青的命运
- [51] 相逢在闽西
——新年赴闽西慰问联谊纪实
- [56] 七个女的和一个男的厦门知青
——古田纪事
- [64] 不该被遗忘的群体

- [69] 重读黄美妙:人与人性
- [75] 黄美妙的另一些品质
- [76] 一种永恒的美丽
- [79] 圆头山的留守者
- [81] “面向大地,面向底层,面向弱势群体!”
——在纪念谢春池写作 40 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现象篇

- [85] “厦门老三届知青现象”简论
- [88] “厦门知青文化现象”浅谈
- [90] 我们忠实于时间和历史
——中国知青文化论坛演说摘要
- [96] 走到 21 世纪的今天
——《老三届知青文化周特刊》前言
- [98] 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 [99] 《老三届通讯》发刊词
- [100] 特殊一代的特别抒怀
——发言五篇
- [106] 呵,中国老三届!呵,中国知青!!
——关于一场文艺演出的手记
- [114] 为知青创造更多的节日
——文化年组委会负责人答有关人士问
- [118] 我们还有光和热
——“知青·一代人”大型文艺晚会致词
- [119] 厦门知青艺术团成立的前前后后
- [123] 厦门老三届知青书画观摩展:前面的话